

40061
: 6



宗鑑法林卷十三

集雲堂編

大鑒下三世

潭州東寺如會禪師

馬祖一嗣

嘗患門徒以卽心卽佛

之談誦憶不已且謂佛於何住而曰卽心心如畫
師而曰卽佛遂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
久矣汝方刻舟

心不是佛智不是道青山白雲落花芳艸若是伶俐
阿師終不回頭轉腦

鼓山珪

雨散雲收後崔嵬數十峰倚闌頻顧望回首與誰同

徑山杲

太平時節歲豐登旅不齋糧戶不扃官路無人夜無月唱歌歸去恰三更

開善謙

昨日因過竹院西隣家稚子隔溪啼山寒水肅半黃落無數歸鴉卜樹棲

虛堂愚

天晴日頭出雨下地上溼盡情都說了祇恐信不及

無門開

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舉得十分未敢相保攜條拄杖閒行切忌回頭轉腦

照堂一

禪和包小娘腰老虎毛將軍刀更有江流上一條紙

畫橋 漢關喻

東寺因崔相國入殿見雀拋糞於佛頂上乃問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爲甚卻拋糞於佛頭上師曰宅終不向鷓子頭上拋

法燈欽代云怕佛 金山銓云面赤不如語直 磬山鼎云崔相好一杓可惜放過待道終不向鷓子頭上拋遂與一搨使東寺也知些臭氣好

東寺問仰山甚處人山曰廣南人師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是否曰是師曰此珠如何曰黑月卽

隱白月卽現師曰將得來否曰將得來師曰何不呈似老僧曰某甲昨到瀉山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曰真獅子見善能哮吼

佛鑑懃云東寺祇索一顆仰山傾出一栲栳 天寧琦云仰山雖是個獅子兒怎奈把鎮海明珠作豌豆賣卻千古之下遭人檢點今日黨理不黨親便是東寺到來也須勘過了打 洞山瑩云可惜東寺被他珠光一爍直得龍頭蛇尾當時何不喚侍者快將糞箕掃帚來

善舞太阿鋒決無傷手厄慣編猛虎鬚必有全身策

鎮海珠巧呈似離色離聲離名字梅檀林裏爇梅檀

獅子窟中吼獅子

圓悟勤

無言可對口纔開已是和光吐出來東寺不知何意

志淡淡一丈掘坑埋

雲衲慶

東寺因仰山機緣相見了卻入客位復具威儀再上人事師纔見乃曰已相見了也山曰與麼相見莫不當否師便歸方丈閉卻門山歸舉似瀉山瀉山曰寂子是什麼心行山曰若不與麼怎識得伊保福展云仰山大似蚊子上鐵牛 承天宗云仰山識得東寺強說道理卽得相見卽不可直使瀉山親

來也未能得與東寺相見在

袁州南源道明禪師

馬祖一嗣

上堂快馬一鞭快人一

言有事何不出頭來無事各宜珍重僧問如何是
一言師乃吐舌曰待我有廣長舌相卽向汝道

黃鳥聲乾綠柳陰長門猶說不逢春玉簫吹處花空

落翠輦過時月已淪

遠菴體

南源因洞山來叅纔上法堂師曰已相見了也洞
便下去至明日卻上問昨日已蒙和尚慈悲不知
甚處是與某甲相見處師曰心心無間斷流入於
性海曰洎合放過遂辭去師曰多學佛法廣作利

益曰多學佛法卽不問如何是廣作利益師曰一
物莫違卽是

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母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

澗菴怡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

馬祖一嗣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清

談對面非佛而誰

法眼云是卽沒交涉

偃蹇蒼髯十萬本參差翠玉數千竿風敲月戶三秋

冷雨打茅堂六月寒

石溪月

大珠曰身口意清淨是名佛出世身口意不淨是

名佛滅度

黃龍南云也好箇消息古人一期方便與你諸人討箇入路既得箇入路又須得箇出路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不到頂不知宇宙之寬廣不到底不知滄海之淺深既知寬廣又知淺深乃頌

一踢踢翻四大海一擗擗倒須彌山撒手到家人不識鵲噪鴉鳴柏樹間

大珠問座主蘊何經論曰講金剛經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則爲謗佛若言不是佛說又是謗經除此之外試與老僧說看

法林音代云和尚幸是大人

百非四句都拈了敢問云何會此經卻是虛空能講得熾然常說有誰聽本覺一

洪州百丈惟政禪師馬祖一嗣老宿見日影透牕乃問

牕就日日就牕師曰長老房中有客歸去好

牕就日今日就牕前塵不了費商量房中有客還歸去歸到無歸始見常侶巖荷

惟政問南泉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泉曰有師曰作麼生是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恁麼卽說似人了也曰某甲卽與麼和尚

作麼生師曰我又不是善知識怎知有說不說底法曰某甲不會請和尙說師曰我太煞爲汝說了

也

或作
涅槃

馮山喆云百丈祇知瞻前不知顧後當時待伊道某甲不會但云老僧亦不會百丈若下得此一語非惟與南泉爲宗匠亦乃與天下人爲宗匠 天奇瑞云者兩箇漢拈頭失尾拈尾失頭既有不說底法還許你賓主問答也無饒你檢點得出進退無門更誇精細轉見不堪諸人到此作麼生請歸堂珍重 涅槃老子順風吹囉哩哩囉爭得知隔嶺幾多人錯

聽一時喚作鷓鴣詞

白雲端

不會誰不會相逢且喫茶不尋雲水路爭得到僧家

長靈卓

鸞膠續斷絃猊血化驢乳從來不爲人今古叅佛祖箭旣離絃無返回將欲奪之必固與語時默默時語人從陳州來卻往許州去

圓悟勤

倒腹傾腸說向君不知何故尙沉吟而今便好猛提取付與世間無事人

徑山杲

一個拽來還拽去一人牽去又牽來溪山一段無根樹直至如今鋸不開

千巖長

撰述
卷之三
惟政因入京路逢官人喫飯忽見驢鳴官人名曰
頭陀師舉頭官人卻指驢師卻指官人

保福展云惟政因齋慶讚法眼別云但作驢鳴

支提愛云一家有事百家忙

京兆章敬懷惲禪師馬祖一嗣因百丈遣僧來囑曰待

伊陞堂次乃展坐具禮拜了將伊一隻鞵以袖拂
卻上塵倒覆向下其僧至一如丈教師乃曰老僧
罪過

黃龍新云百丈逞盡神通不消章敬道箇老僧罪過
鼓山珪云黃龍孟八郎猶欠一著在祇知百丈逞

神通殊不知百丈伎倆俱盡祇知章敬道箇老僧罪
過不知章敬一款便招會麼蛇吞蝦蟆猶自可更有
蜈蚣在後頭

章敬因僧問心法雙忘指歸何所師曰郢人無污
徒勞運斤曰請師不返之言師曰卽無返句

洞山云道卽甚易罕遇作家魯菴遠云語不知邪
正邪正足以障語言不知賓主賓主足以害言章敬
知卽知其如障語害言何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馬祖一嗣問馬祖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祖曰低聲近前來師近前祖打一擗曰六耳

不同謀來日來師至來日獨入法堂曰請和尚道
祖曰且去待老僧上堂時出來與汝證盟師乃悟
曰謝大衆證明繞法堂一匝便去

黃龍南云在古人尙六耳不同謀那堪今日三二百
衆浩浩地商量禍事禍事 昭覺勤云南老不妨因
風吹火未免隨語生解若有問道林西來意但云水
長船高泥多佛大

雞聲茅店月華明客夢沉迷尙未醒開得眼來天大
曉攀頭垢面便奔程 絕象鑒

十八佳人嫁未酬每憑媒妁善搜求一從嫁卻潘郎

後便解人前不識羞 竹屋簡

六月炎天雪滿巔那知身到清涼山文殊舉手金剛
窟收取玻璃盞子還 磬山脩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 馬祖一嗣因普請擇蕨次南泉拈
起一莖曰者箇大好供養師曰非惟者箇百味珍

饑它亦不顧泉曰雖然如是箇箇須嘗過始得
報慈遂徵云且道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 翠巖芝

徵云祇如杉山與麼道還免得無過麼若免得未具
眼在免不得又違前話

杉山喫飯次南泉收生飯曰生吟師曰無生泉曰

猶是末纔行數步師名曰長老泉回顧曰作麼師
曰莫道是末

神鼎揆云衲僧家粥足飯足便休黏牙搭齒堪作甚
麼兩箇漢各與二十拄杖與麼判斷還有過麼檢點
得出亦領三十拄杖

古老巡堂親掠生渡水行舟不易耕莫道無生猶是
末纖毫不了亂縱橫

智門祥

生前一曲賴同條別管清音調自高一夜西風吹不
散梅花奏落徹雲霄

神鼎揆

杉山一日與歸宗南泉路次逢虎各從邊過了泉

問歸宗適來見虎似箇甚麼宗曰似箇貓兒復問

師師曰似箇狗子師卻問泉泉曰似箇大蟲

大滬智云三個老漢聚頭寐語若要徹一時叅取者
大蟲始得復頌

一虎三人見不同高低各自立宗風爲伊途路不得
力空過浮生一夢中

一物兩名也大奇三人那箇可爲師頂門未具金剛
眼透出縱橫孰辨伊

開先瑛

五五二五大蟲元是虎狗子與貓兒豈可同時語
夜閉門早關戶須信利牙爪可怖家家門首透長安

盡是舉子朝天路

佛鑑懃

筠州逍遙禪師

馬祖一嗣

因鹿西和尚曰念念攀緣心

心永寂師曰昨日亦有人恁麼道曰道什麼師曰

不知曰請和尚道師以拂子驀口打西拂袖便出

師名衆曰大衆直是頂門上著眼也鑑它不破

蔣山懃云老僧雖頂門無眼也驗得他骨出何以見

得古墓毒蛇頭戴角南山猛虎尾吒啞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

馬祖一嗣

昔爲獵人因趁鹿遇馬

祖乃問見鹿過否祖曰汝是何人曰獵人祖曰汝

解射麼曰解射祖曰一箭射幾箇曰射一箇祖曰

汝不解射曰和尚解射否祖曰解射曰一箭射幾

箇祖曰射一羣曰彼此生命何得射他一羣祖曰

汝旣知如是是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直是無

下手處祖曰者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頓息師遂

擲下弓箭投祖出家

清凉欽云且作麼生是一箭射一羣底道理直是三

千大千世界生命也不消一箭 雪竇顯云馬師一

箭一羣信彩射得有甚用處不如石鞏一箭一箇卻

是好手翠峰今日效古人之作擬放一箭高聲喝云

看箭又云中也 翠巖芝云馬祖一箭一羣猶未善

在山僧一箭射蠢動含靈無不中者雖然如是祇道
得一半更有一半畱與諸上座道

石鞏因僧問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師曰者底無生
死

圓悟勤云還識者底麼俊鶻冲霄去惜鳥泊籬頭
鐵機信云大小石鞏只顧貪程不顧失腳

幽蘭春谷襲人衣香徑離披樵客歸欲執斧柯重伐
柯年殘枝葉逐雲飛

磬山鼎

石鞏凡見僧以弓架箭示之一日三平至師曰看
箭平乃撥開胷曰此是殺人箭活人箭又作麼生

師乃扣弓弦三下平乃作禮師曰三十年張弓架
箭祇射得半箇聖人遂拗折弓箭平後舉似大顛
顛曰既是活人箭爲什麼向弓弦上辨平無對顛
曰三十年後要舉此話也難

雲門問長慶作麼生免得他道半個聖人慶云若不
還價怎辨真僞門云入水見長人 首山念云人人
盡道三平中的莫屈他也無良久云機關不是韓光
作莫把胷襟當等閒 雪竇顯云要先拗折不難怎
奈三平中的了然則老宿要活三平且未免張弓架
箭 支提愛云射虎不真徒勞沒羽 高峰妙云石

鞏張弓旁若無人三平承箭弄巧成拙然雖如是半
箇聖人又作麼生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心戀落
花 中峰本云穿百步楊透九重鼓固是眼親手便
其如半箇聖人有隱身之術石鞏之技窮矣 鼓山
賢云披曾當箭宛有大人之作然祇認得殺人箭再
問活人箭錯過多少時也鞏爲作死馬醫雖然救得
也祇是半箇了也 法林音云又道一箭射一箇
三十年來事一弓一弓擬定寰中寧知半聖雖投
款納璧牽羊信不通 正覺逸
張弓架箭豈徒然中的雖多命不全半聖投機無別

意功高何必畫凌烟

佛慧泉

張弓架箭三十年射得三平半不全爭似萬人齊指

處斜陽一雁落秋天

佛國白

解擘當曾箭因何祇半人爲從途路曉所以不全身

靈巖安

認得斑斑急上弦吼風一鏃去驚天近前仔細來觀
覷誰把藍田石射穿 心聞賁

石鞏問西堂藏你還解捉虛空麼曰捉得師曰作
麼生捉堂以手撮虛空一下師曰你不解捉堂卻
問師兄作麼生捉師把堂鼻孔曳堂作忍痛聲曰

大煞曳人鼻孔直欲脫去師曰直須恁麼捉虛空始得

寶壽方云我若作西堂待道還捉得虛空麼亦云捉得云作麼生捉直把石鞞一脚踢倒 白巖符云旋乾轉坤不無石鞞當時被西堂近前劈面便掌又作麼生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

馬祖一嗣

每見僧拍手鼓脣曰嗚

唧嗚唧仰山至從東過西從西過東復向中心立師曰什麼處得此三昧山曰於曹溪脫印子上學來師曰接什麼人曰接一宿覺乃問和尚甚處得

此三昧師曰我於馬大師處學來

瑯琊覺云愁人莫向愁人說 法林音云笑殺旁觀

曹溪脫印傳來錯章敬師承受處麤將謂胡鬚天下

赤元來更有赤鬚胡

正覺逸

仰山善問中邑善應覆去翻來拍拍是令

慈受深

中邑因仰山問如何得見性去師曰譬如一室有六牕內有一獼猴外有一獼猴從東邊喚猩猩獼猴卽應如是六牕俱喚俱應山禮拜曰適來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祇如內獼猴瞌睡外獼猴欲相見時如何師下禪牀捉山手作舞曰猩

猩我與汝相見了也

信相顯云諸人要見二老麼我也與你說箇譬喻中
邑大似箇金師仰山將塊金來使金師酬價金師亦
盡價相酬臨成交易賣金底更與貼秤金師雖然暗
喜心中未免偷疑何故若非細作定是賊賊 雲居
錫云中邑當時若不得仰山者一句語何處有中邑
也 崇壽稠云還有人定得此道理麼若定不得祇
是箇弄精魂手脚佛性義在什麼處 報慈遂云若
不是仰山怎得見中邑且道什麼處是仰山得見中
邑處 東塔明云大小中邑錯下名言又喚作佛性

又喚作獼猴復鼓掌呵呵笑云是何言歟 翠巖喆
云大小中邑被仰山一拶未免手忙腳亂翠巖則不
然如何得明見佛性劈脊便棒何故免得猩猩貪瞋
睡勞他六戶喚頻頻

凍眠雪屋夜摧頽窈窕籬門夜不開寒檣園林看變
態春風吹起律筒灰 天童覺

人人有箇老獼猴暮四朝三卒未休喚著便能知落
處八花輒上鞦金毬 慈受深

一室虛涵對六窗獼猴畱在更無雙忘懷絕慮獼猴
死一國安寧六國降 南堂靜

一室蕭然六窗廓爾中邑仰山自作自起拈弄一箇
猢猻作出千般舉止澣盆澣盆我識得你

皖山凝

洪州泐潭常興禪師

馬祖一嗣

因南泉來見師面壁而

坐泉撫師背師曰阿誰曰普願師曰如何曰也尋
常師曰汝何多事

面壁堆危引客過問誰那更問如何道尋常已成多
事檢點儂家事更多

西巖惠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

馬祖一嗣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

妄想又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卽心是佛

雪竇顯於莫妄想處云塞卻鼻孔於卽心是佛處云

拄卻舌頭

昭覺勤云正當恁麼時舌頭又拄卻鼻

孔又塞卻還有轉身吐氣處也無便打 古南門云

一轉語無繩自縛一轉語金鑰不辨一轉語堆山積

嶽更有一轉語三十年後

王令威嚴誰敢擬纖毫纔動鐵輪隨時人祇見錐頭

利幾人能見利頭錐

懶菴需

無業示衆若有一毫頭聖凡情念未盡未免入驢

胎馬腹裏去

白雲端云直饒一毫頭聖凡情念淨盡亦未免入驢

胎馬腹裏去 磬山脩云未盡淨盡山僧今日齊拈

卻諸人還見一毫頭麼喝一喝云切忌鑽龜打瓦
無業何太切白雲何太孤胡鬚將謂赤更有赤鬚胡
南巖勝

一道如絃直心親手更親箭穿紅日影方見射鵬人
鼓山珪

信州鵞湖大義禪師

馬祖一嗣

因唐憲宗詔入麟德殿

論義法師問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宗
曰法師講無窮經論祇者一點尙不奈何

說理談真面紫宸鵞湖大義枉勞神由來佛性難名
邈爭似君王默契親

天目禮

鵞湖又問諸碩德曰行住坐臥畢竟以何爲道有
曰知者是道師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
知者是乎有曰無分別是道師曰善能分別諸法
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乎有曰四禪
入定是道師曰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安得四禪入
定是乎衆皆杜口

徑山杲云相罵饒你接柴相唾饒你潑水 天寧琦
云僧投寺裏宿賊打不防家

鵞湖舉順宗問尸利禪師曰大地衆生如何得見
性成佛去利曰佛性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師曰

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師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之

瀛山闇云若道不離陛下所問卽是佛性鶩湖看毛亦須倒豎何故祇曉眼橫不知鼻直 法林音云奴見婢殷勤

因地而倒因地起離地求起無是理不離所問語雖親認著依前還不是 枯禪鏡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馬祖一嗣因唐順宗問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旣言常在世佛今在何處師曰佛從無爲來滅向無爲去法身等虛空常在無心處

帝大悅

法身廣大等虛空生滅何須較異同夾路桃花風雨後馬蹏何處避殘紅 月江印

濛溪禪師馬祖一嗣問僧甚處來曰定州師曰定州近日有甚奇特事曰某甲旦過但聞鹽貴米賤苦無奇特事師曰我者裏也只如此麤粥淡飯與僧別無奇特事你又來者裏覓箇甚麼

雅淡梳粧色色真睂清目秀總分明幸然不染煙葢氣似錦花添數十層 頌吉祥

京兆興善惟寬禪師馬祖一嗣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

也無師曰有曰和尚還有也無師曰無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和尚爲甚麼卻無師曰我非衆生日既非衆生莫是佛否師曰不是佛曰畢竟是何物師曰亦不是物曰可見可思否師曰思之不可及見之不可議是名不可思議

法林音於不是佛處別云是佛則有也

拈卻者僧問去卻京兆答浩歌歸去來清風徧六合
五祖演

裂破須彌鼻孔蹋翻大海乾坤面前百千諸佛盡是

我家兒孫

楚安方

京兆因僧問道在何處師曰道在目前曰我何不
見師曰汝有我故所以不見曰我有我故卽不見
和尚還見否師曰有汝有我展轉不見曰無我無
汝還見否師曰無我無汝阿誰求見

神鼎揆云京兆爲憐三歲子不惜兩行看究竟勞而
無功者僧祇解傍門尋討不覺身在帝鄉試問無人
無我畢竟是誰求見驀喝一喝云毘婆尸佛早畱心
直至如今不得妙復頌

了無一物堪比論鼻孔依然搭上脣暖日爍開巖畔
雪何山松柏不青青

京兆草堂禪師馬祖一嗣曾叅海昌昌問什麼處來師

曰道場來昌曰者裏是什麼所在師曰賊不打貧

兒家

汾陽昭代和聲便打

覓得桃源好避秦桃源花笑最關情自從拓落乾坤

外那管消長風雨聲磬山鼎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馬祖一嗣示衆若論此事眨上

睂毛早已蹉過也麻谷便問眨上睂毛卽不問如

何是此事師曰蹉過也谷乃掀倒禪牀師便打

長慶稜代云悄然 保福展云三角賊過後張弓

翠峯顯云兩箇有頭無尾漢睂毛未曾眨上說什麼

此事蹉過尋有僧問睂毛爲什麼不眨上峯便打

昭覺勤云喚作此事已是好肉剜瘡了也何況更云

眨上睂毛早已蹉過麻谷翠峰賊過後張弓則固是

更有一個驀拈拄杖下座 天寶樞云二大老恁麼

酬唱不妨雷轟電卷石裂巖崩若是此事白雲萬里

古南門云三角睂毛若無翠峰洎合打作兩橛卽

今有問劈脊便打討甚睂毛 廣教玉云二大老大

似饑鷹分肉猛虎奪食雖則競價相酬未免取笑旁

觀山僧今日搥鼓陞座諸人簇簇上來總不敢動著

不用干戈管取風和雨沐天下太平其間一挨一撥
若言蹉過欺誑平人若言不蹉過畢竟喚什麼作此
事喝一喝下座 湘翁云三角殺人不用劍雪竇
活人不用刀麻谷擘海吞龍者僧藏機陷虎秦春今
日作箇甚麼風頭稍硬各請照顧眉毛

放下便穩四棱蹋地突出當陽人天不會

天章玉

正令威嚴斷不容星移斗轉覓無蹤將軍勒起當頭
馬殺氣紛紛滾黑風

猷堂定

龍蛇陣上走神驄電卷星馳較莫齊旂鼓一時俱奪
了美人猶在隔河西

道隆興

暖風斜日引孤筇石徑誰憐碧草封覓得家園春已

去雲山極目翠重重

雪刃起

三角曰凡說法須用應時應節有僧問四黃四赤
時如何師曰三月杖頭挑曰爲甚麼滿肚皮貯氣
師曰怎奈一條繩何曰如何得出氣去師曰直待
皮穿

平地安身未肯休花陰柳徑逐時流放教滿肚無閒
氣始信渠儂得自由

慈受深

三角因僧問如何是三寶師曰禾荳粟曰意旨如
何師曰大衆歡喜受持

三角對酬禾荳粟龍宮海藏難收錄雲門曾問疎山
僧便道如今粥飯足 大洪遂

利山禪師

馬祖一嗣

因僧問衆色歸空空歸何所師曰

舌頭不出口曰爲什麼不出口師曰內外一如故
大慧杲云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須還利山始得
若是徑山卽不然或問衆色歸空空歸何所芍藥花
開菩薩面樓欄葉散夜叉頭爲甚麼如此但辦肯心
必不相賺 漏澤杲云山僧則不然或有人恁麼問
但云此去武塘不遠爲甚如此祇要侬到家會麼良
久云莫怪坐來頻勸酒自從別後見君稀 禪朗鑑

云大慧雖則順殊卻有一種奇特且道奇特在甚麼
處復頌

鐵額銅頭老古錐吹毛截鐵爛如泥乾坤一踢通三
際懵懂禪流幾箇知

池州魯祖寶雲禪師

馬祖一嗣

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

泉聞曰我尋常向師僧道向佛未出世時會取尙
不得一箇半箇它恁麼驢年去

保福問長慶云祇如魯祖節文在甚處被南泉溜麼
道慶云退已讓人萬中無一 羅山閒云陳老師當
時若見背上與五火叔何故爲伊解放不解收 玄

沙備云我當時若見也與五火扱 玄覺云且道玄
沙五火扱打伊著不著 雲居錫云羅山玄沙總與
麼道爲復一般別有道理若擇得出許上座佛法有
會處 翠巖芝云何勞如此若有僧來見箇什麼知
時好又云我卽不然未具胞胎不得會會得卽打折
你腰 徑山杲云魯祖不得南泉幾乎覷破壁 笑
巖寶云當時若有箇衲僧入來便與掀倒不惟打斷
諸老葛藤亦免魔魅人家男女 雲門信云魯祖面
壁若作佛法商量入地獄如箭射 雲中鳳云直饒
不作佛法商量亦入地獄如箭射 西遯超云南泉

大似入梅檀林燒一爐香見咸陽火投一束柴雖然
若不遇知音夜光投人鮮不按劍 東塔熹云將謂
無人證明

虎徑龍泉遶竹巖鳳棲霜倚鶴和杉誰人會得宗師
意扭轉乾坤好不參 尅符道者

祖師面壁播諸方無限禪人謾度量無事晚來江上
立數株寒柏倚斜陽 瑯琊覺

魯祖山前古路通熙微一逕沒西東杜鵑聲裏春光

老零落桃花藉地紅 晉融平

葉落江頭一望長幾莖喬木倚斜陽曾經巴峽猿啼

處鐵作心肝也斷腸

簡堂機

背後面前揚家醜揭地洪音師子吼分付仙陀知不知
知法身午夜藏北斗

足菴鑒

家財喪盡沒絲毫祇箇一身猶恨多卻向池陽最深
處殺人空手不持刀

石菴珞

澹中有味妙超情謂綿綿若存兮象先兀兀如愚兮
道貴玉雕文以喪淳珠在淵而自媚十分爽氣兮清
磨暑秋一片閒雲兮遠分天水

天童覺

不施紅粉懶梳粧無限傷春在畫堂隔岼黃鸝啼不
住同心結上繡鴛鴦

龍池珍

叅得蚌蛤禪自有人賞識寒食是清明二五剛一十

濟水泚

池陽腦後三斤鐵王老看峰一段鋼鑄就一枝無孔
笛閒吹月下引鸞凰

玉笈乾

數峰寒逼紫垣高一望令人聳骨毛况是黃昏又微
雨長風拂拂虎聲號

白巖符

王母乘鸞天地震琵琶遮面丰神俊無端不遇知音
者七竅徒勞鑿混沌

法林音

昨夜秋風動白蘋碧天空廓淨無垠一鉤新月沉滄
海無限魚龍任吐吞

六三圓

魯祖因僧問如何是不言言師曰汝口在什麼處
曰某甲無口師曰汝尋常將什麼喫飯僧無對
洞山价代云他不饑喫什麼飯 翠峰顯云好劈脊
便棒者般漢開了口合不得合了口開不得 汾陽
昭云祇爲不會 五祖戒云和尚不妨具眼 黃龍
新云翠峰祇知者僧開了口合不得合了口開不得
不知魯祖被者擔板漢勘破 天童覺云者僧祇解
握死蛇不能捋虎鬚當時待他問你口在什麼處猛
與一喝拂袖便行直饒魯祖全機管取做手腳不及
南堂欲云當時者僧若是個漢待道你口在什麼

處便與掀倒禪牀非惟使魯祖高豎降旂且免雪竇
馬後落節

得因失有是在非邊根源未斷枝派相連不言言口
何在轉得身來難下載一帆風過洞庭湖對面須知
已違背

月堂昌

魯祖因洞山來叅禮拜了侍立少頃而出卻再入
來師曰祇恁麼祇恁麼所以如此洞曰大有人不
肯師曰作麼取汝口辯洞乃侍奉數月

尸阿蠹云洞山再入魯祖便道大有人不肯管取洞
山終身侍奉

澧州茗溪道行禪師馬祖一嗣嘗曰吾有大病非世所醫

曹山因僧問吾有大病非世所醫未審是什麼病山云攢簇不得底病云一切衆生還有此病也無山云人人盡有云和尚還有此病也無山云正覓起處不得云一切衆生爲甚麼不病山云若病卽非衆生云諸佛還有此病也無山云有云既有爲什麼不病山云爲伊惺惺 愚菴孟云吾有大病一物可醫且道是什麼物若拈得出可與茗溪同叅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馬祖一嗣因于頔問佛法至理

師曰若問須去情理公曰便請師曰問將來公曰如何是佛師名相公公應諾師曰更莫別求公後到藥山問如何是佛山名相公公應諾山曰是什麼公省

長慶稜云藥山一等是道甚是奇特雲泥有隔羅山云不得草草當時賴遇是于頔可中草窠裏撥著箇焦尾大蟲何處有藥山也慶云作麼生山云還知于頔是燬了底金麼 大瀉智云于頔當時若會見藥山云是什麼祇向道賺我來拂袖便去不惟作箇慊慨丈夫亦乃不鈍置紫玉 大瀉泰云摘驪龍頷下

珠取輪王髻中寶如鐘待扣似谷傳聲八面玲瓏更
無回互諸人要見于頓悟處麼真金已出鑛煅煉轉
光輝

如何是佛更莫別求相隨來也四大部洲

月林觀

更莫別求是什麼丈夫爭肯墮巢窠夜來雲散家林
曉依舊庭松挂薜蘿

笑巖寶

烟濛濛又雨濛濛谷口溪橋過幾重臘月春風猶未
暖隔牆先見一枝紅

古南門

紫玉因于頓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
鬼國師叱曰客作漢問恁麼事作麼于失色師曰

者便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

就身打劫壯吾曹喚得賢侯智眼高忿色不知何處
去珠回玉轉透雲袍

南巖勝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

馬祖一嗣

裴相國訪問曰師還有

侍者否師曰有祇是不可見客曰何妨師乃喚大
空小空二虎自菴後出裴驚悚師曰有客且去二
虎於是哮吼而去公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
提起數珠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老僧常念觀世音
法林音云相國何不待他說常念觀世音再作惶恐
勢看他又如何

常念觀音力伏猛獸道眼通明萬緣何有良哉大士
時時垂手念茲在茲安樂長壽龍門遠
新羅渤海竺乾此土月白風清三界獨步對景無心
馴菴有虎忽然提起數珠時誰識當陽第一機奇奇
敵勝還他獅子兒南堂靜

宗鑑法林卷十三終

宗鑑法林卷十四

集雲堂編

大鑒下三世

五臺山隱峯禪師

馬祖一嗣

一日辭祖祖曰甚處去師

曰石頭去祖曰石頭路滑師曰竿木隨身逢場作
戲便去纔到石頭便繞禪牀一帀振錫一下問是
何宗旨頭曰蒼天蒼天師無語回舉似馬祖祖曰
汝更去見它道蒼天蒼天便噓兩聲師又去一依
前問頭乃噓兩聲師又無語歸舉似馬祖祖曰向

汝道石頭路滑

清化巖云馬祖有決勝千里之謀隱峯有萬夫不當之勇惟石頭老漢坐觀成敗因甚如此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

石頭路滑人難到到者方知滑似苔兩度三回雖蹋倒通身泥水又歸來

虛堂愚

唱徹黃金縷重吹紫玉簫倚樓人不見風過樹頭搖
諸葛名士蜀得其龍綸巾羽扇坐制英雄赤壁歸來
周郎悵望旣生瑜何生亮

恨亭挺

隱峯在襄州破威儀堂祇著襯衣於砧椎邊拈椎
曰道得卽不打衆默然師便打一下

法眼益云隱峯奇怪甚奇怪要且打不著又云其時
一衆出自偶然 翠巖芝云此語有勘破處且道勘
破阿誰 雪竇顯云果然果然 東禪觀云彼時堂
中是有人耶無人耶若有人可容得伊若無人爭容
得伊又云笑殺旁觀 城山洽云當時若有人奪椎
子却打云勘破了也看者漢作何合煞

隱峯因南泉指淨餅曰淨餅是境你不得動著境
與我將水來師將淨餅傾水於泉面前泉休去

歸宗常云隱峯也是亂瀉 勝法法云隱峯猶欠一
槌在南泉休去伯牙與子期不是閒相識祇如歸宗
恁麼道是肯他不肯他

南泉不指淨餅隱峯何曾瀉水從教打瓦鑽龜佛法
不在者裏

鼓山珪

眼中無翳休挑刮鏡上無塵不用磨信步出門行大

路橫擔拄杖唱山歌

妙喜果

南泉特地指餅隱峯便來瀉水兩人自不識羞掘地
深埋自己

照堂一

落英片片逐東風狼藉春光滿地紅設使向前收拾

得餘香猶有過牆東

幻寄庭

隱峯推車次馬祖展足在路上坐師曰請師收足
祖曰已展不縮師曰已進不退乃推過損祖足祖
歸執斧立法堂曰適來輾損老僧腳底出來師便
引頸於祖前祖乃置斧

法林音云逢強卽弱遇柔能剛馬祖父子可謂鍼芥
相投雖然不免傷鋒犯手何不待馬祖云已展不縮
便云學人罪過看馬祖又作個甚麼伎倆

煞神當令不容情撞倒當頭太歲星逐鹿過山都不
看由來虎將愛強兵

六雪間

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馬祖一嗣示衆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

南泉云恁麼依師道始道得一半 黃蘗云不是南泉駁他要圓前話

從頭數到一二三倒數卻成三二一直饒善會大衍算掐指巡文數不出中菴空

峨眉峯頂月朦朧古木寒泉知幾重與路爲讎行莫到宛然出思落花中節巖琇

片片殘紅水際飛霞流萬里自光輝擷芳人去無消息紫燕銜來點翠微法林音

衢州烏曰禪師馬祖一嗣因玄紹二上座叅師乃問發足甚處玄曰江西師便打玄曰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汝旣不會後面箇師僧抵對看紹擬近前師打曰信知同坑無異土叅堂去

雪竇顯云宗師眼目須至溜麼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有般漢眼目未辨東西拄杖不知顛倒祇管說照用同時人境俱奪 馮山喆云烏曰大似巨靈逞擘太華之威蒼龍展奪驪珠之勢直得乾坤失色日月潛輝乃拈拄杖云諸人還識烏曰麼若也識去橫按 鑊鄒寰中獨據若也未識棒頭有眼明如日卓拄杖

白雲端云衆中商量道拄杖在烏曰手裏以強凌弱有什麼難苦哉作者般見解水亦難消所以道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要識烏曰麼橫按鎊鄒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 昭覺勤云雪竇明辨古今分別邪正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雖然如是祇見烏曰放行處未明烏曰把住處要知烏曰把住處麼直得釋迦彌勒猶爲走使不敢正眼覷著若使據令而行盡大地人總須喫棒 天目禮云盡道烏曰用處如燒尾霹靂殊不知性命落在二僧手裏似敗陣將軍投戈散地 雲居莊云平地上嶮崖

孤峻處平坦諸方祇知烏曰具超宗越格底手段且不知烏曰徹底老婆心會麼棒打石人頭曝曝論實事 愚菴孟云烏曰祇管據令而行彌勒釋迦立在下風試問玄紹還甘麼若甘則瞎卻天下人眼若不甘則瞎卻烏曰眼若是甘與不甘一并收下也是瞎驢趁大隊 資國秀云烏曰盡法不管無民翠峯也是順硃填墨昭覺雖則緇素精明祇知烏曰把住處未明烏曰放行處要知放行處麼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 赤身挨白刃死中還得活一箭自迷踪萬車齊喪轍

竹菴珪

烈焰不容蚊蚋泊大海那堪宿死屍任是三頭并六
臂望風無不豎降旗

徑山杲

鏖鄒在握當堂坐擬欲衝前便喪軀縱使機鋒如電
拂到頭未免病棲蘆

懶菴需

當陽兩口藏鋒劍背觸停思便喪身慣展機先白拈
手不應無罪陷平人

幻寄庭

烏曰問僧近離甚處曰定州師曰定州法道何似
者裏曰不別師曰若不別便轉彼中去便打僧曰
棒頭有眼不得艸艸師曰今日打著一箇也又打

三下僧便出去師曰屈棒原來有人喫在曰爭奈
杓柄在和尙手裏師曰汝若要山僧回與汝僧近
前奪棒打師三下師曰屈棒屈棒曰有人喫在師
曰艸艸打著箇漢僧禮拜師曰卻與麼去也僧大
笑而出師曰消得恁麼消得恁麼

開先金云雲行雨施雷奔電掃縛虎放虎入草出草
烏曰與者僧相見可謂主賓互換縱奪可觀因甚卻
道消得恁麼且道是肯伊不肯伊 資福廣云多錢
善賈長袖善舞隨時消息步中規矩善論掌上身飛
人棄我取總欠一著在 幻寄庭云多少人在雪竇

頌上敲甄打瓦不知雪竇命脉在烏曰棒頭上

呼卽易遣卽難互換機鋒仔細看劫石固來猶可壞

滄溟深處立須乾烏曰老幾何般與他杓柄太無端

明覺顯

相見不虛圖分明付與渠汝醉我扶起我倒汝還扶

交互爲賓主相將入帝都高歌大笑九衢裏天上人

間惟我爾 佛性泰

風風雨雨轉吞聲樹底游絲不斷情倒卷飛花上層

閣美人閒把玉欄凭 三峯藏

賊劫賊機就機天關撥轉星辰動地軸掀翻海嶽移

噴蛟龍一鬪乾坤動鼎沸寒聲徹闔維 遠菴體

石曰禪師 馬祖 叅馬祖祖問甚處來師曰烏曰來

祖曰烏曰近日有何言句師曰幾人於此茫然祖

曰茫然且置悄然一句作麼生師乃近前三步祖

曰我有七棒寄打烏曰你還甘否師曰和尚先喫

某甲後甘

昭覺勤云艸窠裏撥出一箇半箇有什麼共語處雖

然如是猶放過一著在 天井新云兩箇漢成則俱

成敗則俱敗仔細看來總是乞兒索舊債

石曰發腳太遲馬祖開口太早十字街頭要錢須是

打他栲栳

月堂昌

石曰因僧問如何是地藏手中珠師曰你手中還有麼曰不會師曰莫瞞大衆復頌曰不識自家寶

隨它認外塵日中逃影質鏡裏失頭人

貪觀天上月失卻手中撓石曰山下路歸計轉迢遙
覲面光輝日拍手笑吾曹且道笑他箇什麼爲人不得力

佛燈珣

喪盡自家寶何須問外塵萬緣俱照破方見本來人
塗毒策

古寺禪師

馬祖一嗣

丹霞來訪經宿明且粥熟行者祇

盛一鉢與師又盛一鉢自喫殊不顧霞霞亦自盛
粥喫者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霞謂師曰何不教訓行者得恁麼無禮師曰淨地上不要點汚
人家男女霞曰泊不問過者老漢

出鳳巢雛無弱翅宿龍門客豈逡巡莓苔一任松風
掃古寺從來不受塵

木陳忞

家富小兒嬌強兵無弱將泥牛听月浪千尋石筍抽
條高萬丈

達變權

本溪禪師

馬祖一嗣

一日坐次龐居士至師纔顧視士
以拄杖畫一圓相師近前蹋卻士曰與麼不與麼

師亦畫一圓相士亦近前踢卻師曰與麼不與麼
士卻拋下拄杖而立師曰來時有杖去時無杖曰
幸自圓成徒勞側目師撫掌曰奇哉奇哉一無所
得士拈拄杖便行師曰看路看路

各呈見解互換機鋒石火莫及電光罔通拋下拄杖
而立不同艸艸拈起拄杖便行亦豈怱怱者裏著得
隻眼許你親見龐公

石溪月

起模畫撓弄精魂拂跡除蹤更見人行到水窮山盡
處滿天雲散月華明

瞎堂遠

十九條平路終無一局同欲分先後手側目辨來蹤

正覺顯

本溪因龐公問丹霞打侍者意旨如何師曰老老
大大見人長短曰爲我與師同叅所以借問師曰
若恁麼從頭舉來共你商量曰老老大大不可共
你說人是非師曰念公年老曰罪過罪過

一對鐵鎚如綿團一雙烏鴉如白鶴忽然狹路相逢
不免將錯就錯

佛鑒勲

韶州乳源禪師

馬祖一嗣

上堂西來的的意不妨難道

大衆莫有道得者出來試道看有僧出纔禮拜師
便打曰是甚麼時節出頭來

後人舉似長慶慶云不妨不妨 保福展代云爲和
尚不惜身命 承天宗云宗乘也不易扶豎者兩箇
老漢扶不起我道者僧若不出頭棒卽是乳源自喫
馮山果云者僧若具眼纔見開口便好向道老和
尚少賣弄不惟勘破乳源亦乃坐斷天下人舌頭
廣胤標云者僧若是箇漢待伊纔拈棒便好接住送
一送云和尚也須自領一半始得管教者老漢一場
懨懨

祖意西來豈易量擡眸已自錯承當闍黎不解知時
節開眼堂堂入鑊湯 此山應

西來的的意何如舉唱多憐在半途勾賊到家還破
賊信知身佩辟兵符 趙善期

乳源因仰山作沙彌時念經聲高師咄曰者沙彌
念經恰似哭山曰慧寂祇恁麼未審和尚如何師
乃顧眎山曰若恁麼與哭何異師便休

箭鋒拄劒刃交移星轉斗換象抽爻回首暮雲歸未
合擡眸新月上林梢 達變權

象王回顧師子返躑玉轉珠回山青水碧在殼頻伽
聲卽奇出羣果有搏風翮 遠庵體

齊峰禪師 馬祖一嗣 因龐居士問此去峰頂有幾里師

曰什麼處去來曰可謂峻硬不得問著師曰是多
少曰一二三師曰四五六曰何不道七師曰纔有
七便有八曰得也得也師曰一任添取曰不得堂
堂道師曰還我恁麼時龐老主人公來曰少神作
麼師曰好箇問訊問不著人曰將謂將謂

天童華云發大機顯大用且非電光石火疾焰過風
要須平地上嶮崖孤峻處平坦看他二老深入虎穴
透徹淵源至於結角羅紋游刃磅礴得大自在因甚
華頂峰未曾到祇如齊峰云還我恁麼時龐老主人
公來士云少神作麼歸宗者裏擬著箇眼也要諸人

瞥地良久云竹影掃堦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

齊峰一日與龐居士竝行士乃前行一步曰我強
如師一步師曰無背向老翁要爭先在曰苦中苦
未是此一句師曰怕公不甘曰老翁不甘齊峰堪
作什麼師曰若有棒在手打不倦士便打一擱曰
不多好師始拈棒被士把住曰者漢今日一場敗
闕師笑曰是我拙是公巧士乃拊掌出曰平交平
交

江天銓云縱中有奪龐公只知背水輸中有羸齊峰
慣會減竈雖然共出馬師之門究竟未覩馬師之面

絲綸收放烟波裏穩坐磯頭垂釣鉤今古不傳真妙
訣蘆花月映一天秋德實信

洪州水潦禪師

馬祖一嗣

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的的意

祖乃當胸踢倒師大悟起來呵呵笑曰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祇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

瑯琊覺云大衆你道水潦還會悟也未 天童覺云馬大師不合放過待伊起來恁麼道但問祇者一毫頭從甚處得來待伊擬議更與一踢 理安問云柴生招箭 鼓山霈云乞兒見見小利

馬駒一踢驢兒倒地大笑起來半鳴犬吠

野軒尊

一踢倒時堪大笑從前伎倆盡徒勞蛇頭卻要重揩癢萬萬千千出一毫

白雲端

水潦承機徹祖意馬駒一踢曉根源虛空撲落無閒地卻向滄溟駕鐵船

照覺總

筠管釀來應已熟不惜醉裏帽欹斜醱醖浪有幽香在是酒元來不是花

懶庵樞

說道春來好狂風太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卻釣魚船

雪庵瑾

拆塊破葛巾補條破葛褲趕著南山麀走卻北山兔

搖棉戶喫豆腐自從轉過簸箕來至今兩腿酸如酢
介旭遐

水潦因僧到乃畫圓相放師肩上師撥三下卻畫
圓相指其僧禮拜師打曰者掠虛漢

保寧勇別僧拜處但唾之而去復頌

趨去拳來乃是常如何得不見參商依公定度無偏
黨短自短兮長自長

水潦因僧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動則影現覺則
冰生

資福玉云動則影現不動時不可無影也覺則冰生

不覺時不可無冰也謂沙門眼尚不得況於行乎

水牯從宅露地眠何勞短笛又加鞭自由自在長林

下一日如同過百年 寓谷志

袁州楊岐甄叔禪師 馬祖一嗣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提起數珠僧罔措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某

甲叅見石頭來曰見石頭得何意旨師指庭前鹿

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渠儂得自由

露溼雲凝曉不收暮霞猶挂樹梢頭西峰夜半猿啼

後笑看蟾光海面浮 無異來

毘陵芙蓉太毓禪師 馬祖一嗣 一日因行食到龐公前

公擬接師乃縮手曰生心受食淨名所呵去此一
機居士還甘否曰當時善現豈不作家師曰非關
它事曰食到口邊被人奪卻師乃行食公曰不消
一句

昭覺勤云善現作家芙蓉奇特盡被龐公一狀領過
了也祇如道不消一句且道是那一句端坐受供養
施主常安樂

芙蓉因龐公問馬祖著實爲人處還分付吾師否
師曰某甲尙未見它作麼生知它著實處曰祇者
見知也無討處師曰居士也不得一向言說曰一

向言說師又失宗若作兩向三向師還開得口麼
師曰直是開口不得可謂實也公撫掌而去

昭覺勤云芙蓉何不道分付與我待問如何是著實
處便好與一掌待他眼目定動更與一掌何故且要
打斷許多葛藤 佛川宗云者兩箇撮驢糞漢也甚
奇怪雖然暗地拋竿要且瞞野山不得

浮杯禪師

馬祖一嗣

一日凌行婆來茶次婆乃問盡力

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師曰浮杯無賸語曰未到
浮杯不妨疑著師曰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斂手
哭曰蒼天中更添冤苦師無語婆曰語不知偏正

理不識倒邪爲人卽禍生後有僧舉似南泉泉曰
苦哉浮杯被者老婆摧折一場婆聞笑曰王老師
猶少機關在幽州澄一禪客逢見婆便問怎生是
南泉猶少機關在婆乃哭曰可悲可痛一罔措婆
曰會麼一合掌而立婆曰伎死禪和如麻似粟一
舉似趙州州曰我若見者臭老婆問教伊口啞一
曰未審和尚怎生問它州便打一曰爲甚麼卻打
某甲州曰似者伎死漢不打更待幾時連打數棒
婆聞曰趙州合喫婆手裏棒僧舉似州州哭曰可
悲可痛婆聞此話合掌歎曰趙州眼光爍破四天

下州令僧問如何是趙州眼婆乃豎起拳頭僧回
舉似趙州州作偈曰當機覲面提覲面當機疾報
汝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答曰哭聲師已曉
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

高峰妙云山僧始初一 看將謂總是白拈賊及乎再
辨端倪卻是浮杯較些子 何故不因漁父引怎得見
波濤 瀛山閭云凌行婆具超方作略雖趙州南泉
亦讓一籌不如浮盃老人不用干戈善能捉敗且道
何人爲證乃以手搥胸云蒼天
掌內摩尼曾不顧誰能護惜孃生褲浮盃不會老婆

禪直至如今遭點污徑山杲三

電光石火尙猶遲伎死禪和那得知轉面回頭擬尋
討夕陽已過綠楊西

眼光爍破四天下婆子拳頭無縫罅當機覲面事如
何猛虎脊梁誰解跨

動弦別曲葉落知秋擬議不來休休休中庵空

年少行藏獨倚樓一家女子百家求祇因不入浮盃
網對鏡看看白盡頭笑翁堪

鎮州金牛禪師馬祖一嗣每日自作飯供僧齋時昇飯

桶至僧堂前作舞呵呵大笑曰菩薩子喫飯來

長慶云金牛大似因齋慶讚 僧問大光誨長慶道

因齋慶讚意旨如何光乃作舞僧禮拜光云見甚道
理便禮拜僧卻作舞光云者野狐精 東禪齋云祇

如長慶大光是明古人意別爲他分析諸人每日持
盃過堂爲當與古人一般別有道理若道別且作麼

生得別來若道一般恰到他舞時又被喚作野狐精
有會處麼若未會行腳眼在什麼處 翠峰顯云雖

然如是金牛不是好心 截流策云雪竇中毒也不

見道陰陽怕懵懂

白雲影裏笑呵呵兩手持來付與他若是金毛獅子

子三千里外見誦譌

明覺顯

菩薩子喫飯來一喚令人眼豁開卻憶上方曾打鼓

親持鐵盃詣天台

長靈卓

長連牀上狐屎尿三聖堂前狗吠春跳出金牛窠窟

子月明照見夜行人

佛眼遠

襴衫蓆帽積塵埃柳巷花街去復來拈得舊時毬拍

板逢人偏愛舞三台

佛心才

鳩鳥落水魚鼈死毒龍行處草木枯坐中若有江南

客休向樽前唱鷓鴣

簡堂機

等將珍異爲鋪開錯玉傾珠知幾回莫道東君多意

氣清香來自雪中梅

穆堂桂

金牛見臨濟來橫按拄杖方丈前坐濟見遽撫掌

三下遂歸堂師卻下人事了便問主賓相見各有

軌儀上座何得無禮濟曰道什麼師擬開口濟便

打一坐具師作打勢濟又打一坐具師曰今日不

著便遂歸方丈

馮山祐問仰山此二尊宿還有優劣也無仰云優則

總優劣則總劣

馮山果云一人焦旣打著連底凍

一人得便宜是落便宜 靈隱禮云驅耕夫牛奪饑

人食不無臨濟若是毒蛇頭上指癢猛虎口裏橫身

須讓金牛始得

張公欲勸李公酒反被李公罰一杯相席能行急口

令醉歸山月上寒梅

旅庵月

提起吹毛沁骨寒追風千里急如湍自從一定綱維

後百萬軍中識范韓

證心脩

崧山禪師

馬祖一嗣

因與龐居士喫茶士舉橐子曰人

人盡有分爲什麼道不得師曰祇爲人人盡有所以道不得曰阿兄爲什麼卻道得師曰不可無言也曰灼然灼然師便喫茶曰阿兄喫茶爲什麼不揖客師曰誰曰龐公師曰何須更揖後丹霞聞乃

曰若不是崧山幾被箇老翁惑亂一上士聞之令人傳語霞曰何不會取未舉橐子時

七椀清風生兩腋一回舉著便惺惺相逢不用輕相

揖須要當頭道姓名

正覺顯

崧山與龐公見衆僧摘菜次師曰黃葉卽去青葉卽畱士曰不落青黃又作麼生師曰道取好曰互爲賓主也大難師曰卻來此間強作主宰曰誰不與麼師曰是曰不落青黃就中難道師笑曰也解與麼道曰珍重大衆師曰大衆放你落機處佛鑑懃云龐公當時若下得一轉語方得話圓且道

下得什麼語但道某甲亦放過長老蹉過處且道那裏是蹉過處諸人還檢點得出麼若檢點不出山僧更爲註破乃頌

蹉過處甚分明無耳僧人仔細聽但得白雲消散盡夕陽斜照數峰青

不落青黃道取好互爲主賓也大難珍重衆僧便下去後回相見作何顏

大圓智

則川禪師

馬祖一嗣

因龐居士相看次師曰還記得見

石頭時道理否曰猶得阿師重舉在師曰情知久叅事慢曰阿師老耄不啻龐公師曰二彼同時又

爭幾許曰龐公鮮健且勝阿師師曰不是勝我祇欠汝箇幞頭士拈下幞頭曰恰與師相似師大笑初見石頭久叅事慢阿師老耄龐公鮮健一頂幞頭機鋒互換大笑呵呵風和日煖

正覺顯

則川與龐公摘茶次士問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師曰不是老僧洎答公話曰有問有答蓋是尋常師摘茶不聽士曰莫怪適來容易借問師亦不顧士喝曰者無禮儀老漢待我一一舉向明眼人師乃拋卻茶籃便歸方丈

翠峰顯云則川祇解把定封疆不能同生同死當時

好與捋下幞頭誰敢喚作龐居士 昭覺勤云兩回
不顧拋籃便歸且道旨歸何處還會麼苦瓜連根苦
甜瓜徹蒂甜則川老漢經事多矣 保寧茂云則川
雖識陣勢不會降人善守則許智將未許若是當時
提起茶籃便問者箇是什麼人造底看他龐老作何
勾當

相逢相識謾相邀碧水溪深隔斷橋無限說辭殊不
聽急扃門戶更徒勞 保寧勇

二老機關誰共委幞頭捋下髮拳鬆山深不記來時
路彷彿猿啼碧澗中 嬾庵樞

百萬雄兵咸索戰元戎高坐祇琴堂四門大廠從來
往不動干戈將自降 天奇瑞

則川方丈內坐龐居士來見乃曰祇知端居丈室
不覺僧到叅時師垂下一足士便出行三兩步卻
回師乃收足士曰可謂自由自在師曰我是主曰
阿師祇知有主不知有客師喚侍者點茶士作舞
而出

南堂靜云好則川亦好龐公看他兩作家恁麼相見
如二龍翫寶兩無相傷所謂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
波到者裏方得有自由自在分且道是什麼得恁麼

靈驗良久復頌

衲子懷中寶文星袖裏珠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
雲從龍風從虎獅子嘖呻象王回顧北斗藏身月中
趁兔蹋破草鞋不移寸步樂行不如苦住富客不如
貧主趨前退後說來端舞袖高歌卻回去

正覺顯

忻州打地禪師

馬祖一嗣

自江西領旨常晦其名凡人

致問惟以棒打地示之一日被僧藏卻棒然後致
問師但張其口僧問門人曰和尚打地意旨如何
門人即於竈內取柴一片擲在舖中

紫府山前真正事拄杖常擎在手中南北問津無限

眾惟將打地報盲聾

汾陽昭

棒棒打著地始信無虛棄祇見鑿頭方失卻錐頭利
慈受深

端坐似無為逢人即打地嚇得虛空神走入波斯鼻
寶壽樂

石林禪師

馬祖一嗣

見龐居士來乃豎拂子曰不落丹

霞機試道一句子士奪卻拂子卻自豎起拳師曰
正是丹霞機曰與我不落看師曰丹霞患啞龐公
患聾曰恰是師無語士曰向道偶爾

擔東過西移前作後馬首千差佛面百醜

月堂昌

作家相見別無道理彼既搖頭此亦擺尾頭尾相應
須存終始多少杜撰禪和一向撥波求水

佛鑑懃

潭州秀溪禪師

馬祖一嗣

因谷山問聲色純真如何是

道師曰亂道作麼山卻從東過西立師曰若不恁
麼卽禍事也山又從西過東立師乃下禪牀行兩
步被山捉住曰聲色純真作麼生師便打一掌山
曰三十年後要箇人下茶也無在師曰要谷山者
漢作什麼山呵呵大笑

神鼎揆云澤廣藏山靈能伏豹卽不無祇是太煞纏
織何不當時待問聲色純真云云便和聲連棒打饒

谷山有通身伎倆也須瓦解冰消何也當斷不斷反

招其亂

金山銓云大小谷山刺腦入膠盆

樓前巧燕雙雙語林上嬌鶯對對飛因看古人無義

語等閒又得一聯詩

佛鑑懃

兩陣交鋒笑似瞋雙睂倒卓眼生筋谿山雲月誰爲

侶南北東西絕比隣

瞻堂遠

聲色自純真離言道易親月臨清碧嶂薄霧鎖寒筠
合國方興盛野老仍蹙顰淨名曾漏泄曼室便拋珍

神鼎揆

江西樺樹禪師

馬祖一嗣

道吾來相看值師臥次吾乃

近前牽被覆之師曰作麼曰蓋覆師曰臥底是坐底是曰不在者兩頭師曰爭奈蓋覆何吾便喝

裊樹臥起道吾蓋覆一喝當頭掀翻露布

昭覺勤

相逢不相避箇裏聊遊戲喝一喝云翻天覆地

馮山智

清秋月色十分滿海底雲犀吐復吞光彩爛然收不得謾勞和影倒金樽

幻寄庭

裊樹因道吾從外歸師問甚麼處去來曰親近來師曰用簸者兩片皮作麼曰借師曰它有從汝借無作麼生曰祇爲有所以借

覺王空云暗抽橫骨不借而借明剉舌頭借而不借拈拄杖云裊樹道吾鼻孔總被覺王拄杖子穿卻了也衆中還有爲二人出氣者麼復卓一下

親近從來無近處假借何如不借親一輪明月光千古勞鹿世間多少人

靈鷲誠

裊樹向火次道吾問作麼師曰和合曰恁麼則當頭脫去也師曰隔闕來多少時耶吾便拂袖而去三昧真云道吾拂袖去冑宅不冑宅還是別有道理諸方批判無不云一入溪村一投荒艸未免屈抑宅二老不蹋諸方途轍者另出手眼看山僧道一人探頭太過一人拂尾偏急且要與天下人勘驗

百靈禪師

馬祖一嗣

一日路次見龐居士乃問南嶽得力句曾舉向人也無士曰曾舉來師曰阿誰士以手自指曰龐公師曰直是妙德空生也讚歎不及士卻問阿師得力句阿誰得知師戴笠子便行士曰善爲道路師更不回顧

徑山杲云者箇話端若不是龐公幾乎錯舉似人雖然如是百靈輸他一著何故當時若不是箇破笠子有甚面目見他龐公 天寧琦云百靈戴笠便行得力句可謂分明舉似因甚妙喜道百靈有甚面目見他龐公也是扶強不扶弱 天童悟云百靈若非徑

山直饒戴破笠子也無出頭分

潭州龍山隱山禪師

馬祖一嗣

山居因洞山與密師伯

從山下過見溪流菜葉洞山曰溪山無人因何有菜隨流乃共撥艸溪行五七里見師羸形異貌因相與問訊師曰此山無路闍黎從何處來洞山曰無路且置山主從何而入師曰我不從雲水來曰山主住此山多少時師曰春秋不涉曰山主先住此山先住師曰不知曰爲甚麼不知師曰我不從人天來曰山主見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我見兩箇泥牛鬪入海直至如今絕消息洞山始具威儀

作禮便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青山覆白雲曰如
何是主中主師曰長年不出戶曰賓主相去多少
師曰長江水波曰賓主相見有何言說師曰清
風拂白月洞乃辭退師因有偈曰三間茅屋從來
住一道神光萬境閒莫把是非來辯我浮生穿鑿
不相干遂燒卻菴更淡入層峰焉

天童覺云主也雲藏頂相賓也雪壓巒相去也門
司有限言說也玉振金聲我此四句且道與隱山是
同是別

泥牛入海無消息天上人間何處覓謂言春去秋復

來步步乘騎得渠力

保寧勇

撥艸瞻風海上遊海山深處葉隨流相將行到水窮
處果見龐翁老比丘者比丘冷秋秋清風爲綫明月
爲鉤一合乾坤作釣舟孤峰絕頂垂綸坐不風流處
也風流

南堂靜

眼目高低鼻孔橫淺深輕重不多爭蚊虻上挨肩
入鷲鷲牙根借路行便把長河攪酥酪敢將粟柄作
禾莖隱山未是潛身處出沒任他烏兔更

瞻堂遠

宗鑑法林卷十四

終

宗鑑法林卷十五

大鑑下三世

洪州西山亮座主馬祖一嗣叅馬祖祖問見說座主大

講得經論是否師曰不敢祖曰將什麼講師曰將

心講祖曰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師

抗聲曰心既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麼祖曰卻是虛

空講得師不甯便去將下階祖名座主師回首祖

曰是什麼師豁然大悟便禮拜祖曰者鈍根阿師

集雲堂編

禮拜作麼師曰某甲所講經論將謂無人及得今日被大師一問平生功業一時冰消禮謝而退乃隱於洪州西山更無消息

法眼益云看他古人恁麼慈悲教人如今作麼生會莫聚頭向者裏妄想

馬師瞎卻亮師眼一入西山更不返我有三十二藤

條寄與山中者擔板

東山空

昨夜月初明柴門猶未閉貓兒捉老鼠引得狗兒吠

懶菴樞

弓絃難結鴛鴦紐御街那栽栗棘蓬堪笑香巖饒舌

老今年猶勝去年窮

正堂辨

卻是虛空講得經雨花狼藉曉風清賺人淡入西山後多少闍黎又錯聽

閒極雲

卻是虛空講得經甌甑瓦礫正堪聽向來扭捏孃生鼻錯認葫蘆是帝餅

聞谷印

襄州龐蘊居士

見馬祖一

參馬祖問不與萬法爲侶者

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士領旨

育王觀云馬大師祇知開口易不覺舌頭長當時若問育王但向道直待虛空落地自然出他一頭何故

車不橫推理無曲斷。能仁鑑云馬大師與麼答話
大似不知問頭來處致令龐公向死水裏浸殺能仁
恁麼道且道意在於何不圖打艸祇要驚蛇。石塔
忍云龐家個漢大似赤貧之士偶於十字街頭拾得
一文錢逢人便自誇富可見俗氣未除馬大師又如
歷代簪纓孟浪公子揮金如土齒不關風隨口答將
來總之老不戒性設有人問興國不與萬法爲侶者
是甚麼人但向他道今日設齋檀越皆是山陰道上
客祇教他應接不暇爲甚如此卓拄杖云傷心江上
客不是故鄉人

風吹日炙露屍骸泣問仙人覓地理忍俊不禁多口
老陰陽無處可安排

保寧勇

吸盡西江向汝道馬師家風不艸艸截流一棹破烟

寒天水同秋清渺渺

天童覺

一口吸盡西江水洛陽牡丹新吐蕊簸土揚塵無處

尋擡眸撞著自家底

五祖演

大海波濤闊小人方寸淡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鼓山珪

一口吸盡西江水鷓鴣啼在淡花裏自有知音笑點
頭由來不入聾人耳

寶峰照

一口吸盡西江水龐老不曾明自己爛醉如泥膽似
天鞏縣茶瓶三隻柴

松源嶽

密怛哩呱密咀哩智開口動舌是甚滋味因你莫癡
簡堂機

秤錘搨出油閒言長語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劬堂仁

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喏可知禮也

退菴休

一口吸盡西江水千手大悲提不起碓柴生花春晝
長狸奴白牯皆歡喜

普菴玉

龐公問馬祖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祖直下覷

公曰一種沒絃琴惟師彈得妙祖直上覷公乃作
禮祖歸方丈公隨後入曰適來弄巧成拙

雲峰悅云且道是賓家弄巧成拙主家弄巧成拙若
揀得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若揀不出明年更有
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瑯琊覺云一夜作竊不
覺天曉 智海逸云二老漢一個開口了合不得一
個合口了開不得更有一個未欲說破乃呵呵大笑
歸方丈 徑山杲云馬大師覷上覷下則不無爭奈
昧卻本來人居士雖然禮拜也是囫圇吞個棗馬師
歸方丈士隨後入云適來弄巧成拙救得一半 雲

居莊云我要問龐公喚什麼作本來人喚什麼作沒
絃琴拈拄杖云不是放過馬大師直是不欲說破卓
一下 萬峰藏云馬大師者回被俗子擒下也 棲
霞成云龐公若無後語幾被馬大師瞞過祇如末後
禮拜馬祖便歸方丈者裏還有人勘得破麼若勘得
破許你具衲僧眼

龐公見丹霞來霞作走勢公曰猶是拋身勢作麼
生是嘖呻勢霞便坐公向前以拄杖畫箇七字於
下畫箇一字曰因七見一見一忘七霞便起去公
曰更坐少時猶有第二句在霞曰向者裏著得語

麼公遂哭出去

因七見一見一忘七月在中央天無四壁十方虛空
掃踪滅跡通身是口說不出青黃碧綠亂搽抹南
堂靜

因七見一尋踪訪跡見一忘七青天白日第二句中
因凶得吉劍挂虛堂歸去來忠義之言難可失哀哀
哀 方菴顯

龐公訪丹霞於霞前立少時便出去霞不顧公卻
來坐霞卻來士前立少時便歸方丈公曰汝出我
入未有事在曰老翁出出入入有甚了期公曰略

無些子慈悲曰引得箇漢到者田地公曰把甚麼
引霞拈起公幞頭曰恰似一箇師僧公拈幞頭安
霞頭上曰恰似一箇俗人霞應諾三聲公曰猶有
些子氣息在霞拋下幞頭曰大似箇烏紗巾公亦
應諾三聲曰昔時氣息爭解忘得公彈指三下曰
動天動地

一出一入徐行款步庠序威儀風流俏措互換誰分

僧俗禮義於茲富足

正覺逸

燒木佛老有甚心肝賣策籬翁家破人殘相追相逐
相激相歡難難倚天長劍兮射斗光寒攪海蒼龍兮

不觸波瀾看看家家有路透長安

南堂靜

龐公見丹霞來遂不語亦不起霞乃提起拂子公
便拈起槌子霞曰祇與麼更別有在公曰此回見
師不似於前曰不妨減人聲價公曰本來要折倒
汝一上曰與麼則啞卻天然口去公曰汝啞卻本
分猶累我啞卻霞擲下拂子便行公召然闍黎霞
不顧公曰不惟患啞兼亦患聾

動絃別曲葉落知秋聾盲槌拂彼此相躄有意氣時
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塗毒策

挂角羴羊亡氣息倚天長劍用無痕纖波不動寒蟾

影無限魚龍暗吐吞

正覺顯

龐公因辭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公乃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曰落在甚處公遂與一掌全曰也不得艸艸公曰恁麼稱禪客閻羅老子未放你在曰居士作麼生公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啞

翠峰顯云好雪片片不落別處但握雪團便打 雲居悟云若人問雲居落在什麼處卽向伊道落在雪裏大衆會麼 磬山修云我若作全禪客待道好雪片片不落別處便好云不落別處則且置你道在什

麼處來他擬開口驀面便掌教者老漢別有生涯始得 青龍斯云盡謂全禪客被他龐公折挫一上殊不知龐老兒被全禪客生生陷在雪坑裏至今出頭不得

雪團打雪團打龐老機關沒可把天上人閒不自知眼裏耳裏絕瀟灑瀟灑絕碧眼胡僧難辨別

翠峰顯

落在雪裏不犯脚手釘柴鐵舌也難下口揮掌雪團劈面來打著金剛腦背後

雲居悟

三尺寒光射斗牛莫耶提處鬼神愁蠻夸不識將軍令誤入重圍血頸流

冶父川

頭上漫漫腳下漫漫拄定卽易瞥轉還難金剛寶劍
逼人寒不墮機鋒句外看 石溪月

龐公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圓頭共說無
生話

楊無爲別云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討甚閒工夫更說
無生話 百丈源云兩個漢雖則聲調不同要且舌
頭皆一今日有一人男也婚女也嫁逢僧喜說無生
話人閒不問幾千秋但覺乾坤粟米大富與貴榮與
華太虛空中之乎者也獨有當戶青山原是一幅圖
畫乃以拂子空中畫一畫

收拾山雲海月情團圓鼻直與着橫龜毛拂子兔角

杖敲得虛空曝曝聲 石溪月

春至花開秋後葉落父子團圓識甚好惡 枯禪鏡

不說是不說非揚着瞬目奸裏放癡父慈子孝無他

事渾家一味討便宜 尼閒林英

龐公曰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
不拘不是聖賢了事凡夫

徑山杲云白滴滴青寥寥水不能濡火不能燒是個
甚麼切不得問著問著瞎卻你眼以拄杖擊香臺一
下 天寧琦云要作了事凡夫更須進前三步法林

音云要作了事凡夫直須退後三步 薦福如云楚石道要作了事凡夫更須進前三步且作麼生進五老雲九江水卷舒出沒太虛中究竟在吾皇化裏

龐公曰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

天童傑云十方同聚會鐵壁銀山箇箇學無爲日月照臨此是選佛場龍蛇溷雜心空及第歸凡聖同居驀拈拄杖橫按云龐居士在者裏坐地是汝諸人還見麼遂擲下云三生六十劫

幞頭塵土靴爛破選佛場中無兩箇若道心空及第

歸頂上一槌難放過

佛慧泉

風月山川共一家誰來語下定龍蛇太白不曾登便

殿筆頭昨夜自生花

心聞賁

喪盡生涯賣策籬白拈夥裏討便宜看來伎倆祇如此也道心空及第歸

佛照光

龐公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

昭覺勤云且道殺個什麼殺衆生物命凡夫見解殺六賊煩惱座主見解殺佛殺祖大闡提人見解衲僧分上畢竟殺個什麼 徑山琰云祇知開口易不覺

舌頭長

龐公一日曰難難十擔油麻樹上攤婆應聲曰易
易百艸頭邊祖師意靈照曰也不難也不易饑來
喫飯困來睡

徑山杲云三個俗漢同行不同步同得不同失雖然
笑殺旁觀 大覺昇云三個俗漢好各與三十何故
者是什麼所在說難說易卽今還有出得難易者麼
設有也是臘月扇子 理安洸云雖則家肥生孝子
國霸產謀臣理安若在痛與三十免致分疆列界
口子喃喃略不休卻把箎籬作伙遊有個女兒不冑

嫁他年定作老丫頭

懶菴樞

冤家復冤家面面咸相覩品弄沒絃琴清聲播千古

息菴觀

三個馱兒共過橋一伸一屈一彎腰水中倒影分長
短笑殺旁觀策欲哨

夢菴律

龐公以家業盡投湘水女子靈照日以箎籬鬻於
市中

鬢角堆雲美態嬌箎籬數柄杖頭挑入廛寧可無人

問撞著行家定不饒

圓照本

爺將活計沉湘水累女沿街賣箎籬不是家貧連子

苦此心能有幾人知 無際派

父既心空及第歸女兒依撓畫蛾眉一家祇了一家
事那得閒錢買策籬 無量壽

龐公因賣策籬下橋喫撲靈照一見亦去爺邊倒
公曰汝作甚麼曰見爺倒地某甲相扶公曰賴是
無人見

龐公跌倒靈照扶起兩既不成一何有爾 國清英

居士倒地靈照扶起乞兒伎倆討甚巴鼻 天童華

孝順藏忤逆人前醜莫遮今生親骨肉夙世惡冤家
南叟茂

龐公倒地靈照扶起至今幾百年清風猶未已猶未
已東海鯉魚千尺柴 已菴溪

龐公問靈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艸頭明明祖師意
如何會照曰老老大大作者箇語話公曰你作麼
生曰明明百艸頭明明祖意公乃笑

萬里無雲銀漢橫大方玄路等閒行阿爺智量世希
有女子圓光頂上生 或菴體

龐老家聲千古在說難說易互相酬就中靈照較些
子祖意分明百艸頭 成首座

龐公將入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照遽

報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公出戶觀次照卽登父座
合掌坐亡公笑曰我女鋒捷於是更延七日

家有全棚樂新翻調不同分明恨離別卻是喜相逢
西巖惠

一棚戲舞渾家樂鼓樂喧天恣攬掇戲衫卸下許誰
知無端笑倒黃番綽北海心

龐公臨示寂于公頓州牧問疾公曰但願空諸所
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閒皆如影響言訖枕頓
膝而化

欲識窮源處何人爲指迷夕陽鷄犬外桃李自成蹊

虛堂愚

龐婆入鹿門寺作齋維那請疏意回向婆拈梳子
插向髻後曰回向了也便出去

龐婆移轉髻邊梳一段風流舉世無萬事便將公道
斷維那不用筆頭書慈受淡

維那對衆要宣揚返被婆婆笑一場挈轉牙梳重結
腳相逢猶更錯商量猷堂定

大鑑下四世

洪州黃檗斷際希運禪師百丈海嗣上堂汝等諸人盡
是鐘酒糟漢與麼行腳何處更有今日還知大唐

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問祇如諸方聚衆開堂爲什麼卻道無師曰不道無禪祇是無師

馮山問仰山作麼生仰云鶩王擇乳素非鴨類馮云此實難辨 五祖戒出僧語云謝和尚說得道理好石門聰云黃檗垂示不妨奇特纔被布衲拶著失卻一隻眼 翠巖真云諸方盡道黃檗坐卻者僧又道黃檗被者僧上來直得分析不下何爲也翠巖輒生擬議霧豹澤毛未嘗下食庭禽養勇終待驚人承天宗云五祖眼光照破四天下要見黃檗猶未可若要扶豎正法眼藏須是黃檗宗師 馮山喆云莫

怪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踢上頭關 法昌遇云我要

無禪底作國師 徑山杲云且道是醍醐句是毒藥

句 天童悟云黃檗大似龍頭蛇尾當時待道諸方

匡徒領衆又作麼生何不和聲連棒打出 洞山瑩

云黃檗雖則眼蓋乾坤氣吞寰宇要且太煞謗曩還

有知伊落節處麼良久云險 資福廣云黃檗此語

淚出痛腸不知者以爲凌駕諸方恁麼則深屈古人

也弁山管見略露一斑良久云短歌不能長

無師充塞大唐國 噯酒糟漢會不得竹寺閒過春已

淡落花亂點莓苔色

佛慧泉

岐分絲染太謗謗葉綴花聯敗祖曹妙握司南造化
柄水雲器具在甄陶屏割繁碎剪除毳毛星衡藻鑑
玉尺金刀黃檗老察秋毫坐斷春風不放高天童覺
身上著衣方免寒口邊說食終不飽大唐國裏老婆
禪今日爲君註破了徑山杲

象外橫該宇宙身聖凡極盡不容塵衲僧意氣合如
此當場誰是奪標人雪竇宗

荆棘林中宣妙義蒺藜園裏放毫光千言萬語無人
會又逐流鶯過短牆慧通旦

鬼門貼卦鬼猶驚又見毛頭掃帚星若得過關公驗

正夜淡把手御街行中菴空

不是無禪是沒師貓兒尾上繫研槌夜淡打殺牀頭

鼠路上行人那得知中峯本

年去年來噎酒糟迷花醉柳浪兒曹雙眸驢糞換卻

去含笑臨行奉一牢紫柏可

得意扁舟挂滿帆好風面面絕遮攔笛聲吹盡梅花

調落日潮生五月寒大嶺丕

大唐國裏無禪師午夜霜天月影遲逗到更闌人跡

少卻將紈扇掩花枝法林音

黃檗因百丈問甚處來師曰大雄山下采菌子來

曰還見大蟲麼師便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師遂與丈一搥丈吟吟而笑便歸陞堂謂衆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

仰山問滌山作麼生滌云百丈當時便合一斧斫殺因什麼到如此仰云不然滌云作麼生仰云百丈祇解騎虎頭不解把虎尾滌云子甚有嶮崖之句 五祖戒云百丈大似做賊人心虛黃檗熟處難忘 雲居莊云盡道百丈無陷虎之機黃檗有超師之作如斯理論刺腦入膠盆以拂子畫一畫云劈開華嶽連

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清 渠菴成云百丈有陷虎之機黃檗有齧鏃之用驀拶相逢足可觀光惜乎未慎其終致使古今不了 林友卉云盡謂黃檗機用超師百丈淡爲讚賞殊不知老賊處心不良淡淡掘個陷穿縱饒黃檗牙爪通身畢竟不能跳出

箭鋒相拄自無差理合天然子奉爺大地撮來無寸土太阿三尺定龍蛇

智觀慧

黃檗因百丈問運闍黎開田不易師曰隨衆作務丈曰有煩道用師曰爭敢辭勞丈曰開得多少田也師將鋤築地三下丈便喝師掩耳而去

瑯琊覺云百丈一喝垂絲於萬丈潭中黃檗掩耳獨
聳於千峰頂上 瀉山喆云黃檗開田功不浪施百
丈住持令不虛行

相見言談理不虧等閒轉面便相揮畢竟水須潮海
去到頭雲定覓山歸

龍門遠

黃檗因六僧新到五人作禮一人提起坐具作一
圓相師曰我聞有一隻獵犬甚惡曰尋羶羊聲來
師曰羶羊無聲到汝尋曰尋羶羊迹來師曰羶羊
無迹到汝尋曰尋羶羊蹤來師曰羶羊無蹤到汝
尋曰與麼則死羶羊也師便休去明日上堂曰昨

日尋羶羊僧出來僧便出師曰昨日公案未了老
僧休去你作麼生僧無語師曰將謂是本色衲僧
元來祇是義學沙門連棒打出

翠峰顯云祇如聲響蹤跡既無獵犬向甚處尋逐莫
是絕聲響踪跡處見黃檗麼諸禪德要明陷虎之機
須是本色衲子 古南門云黃檗鉤頭有餌者僧隨
鉤直上雖然既是獵犬因甚羶羊到面前也不識當
時待黃檗云羶羊無聲到汝尋便把住云者老漢元
來祇在者裏縱黃檗有陷虎之機又向甚處施設
龍華體云當時待道羶羊無聲到汝尋便好云不勞

再勸拂袖便出直饒黃檗通身是眼也鑑伊不出
黃檗在鹽官殿上禮佛時唐宣宗爲沙彌問曰不
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
師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
彌曰用禮何爲師便掌彌曰太麤生師曰者裏是
什麼所在說麤說細隨後又掌

膝下黃金貴掌中天地寬風雲欣際會四海盡濤寒

西巖慧

轟雷掣電奮全機正值潛龍睡熟時忽地夢回春恨
斷曉風吹雨過前溪

閒極雲

黃檗曰自達磨大師到中國惟說一心惟傳一法
以佛傳佛不傳餘佛以法傳法不說餘法法卽不
可說之法佛卽不可取之佛佛乃本源清淨心也
瑞巖慍云黃檗將達磨大師鼻孔出氣將謂無人檢
點山僧不是抑他威光祇要家平戶帖

黃檗在南泉爲首座一日齋時捧盃向南泉位中
坐泉入堂見乃問長老甚年行道師曰威音王已
前泉曰猶是王老師兒孫師便捧盃過第二位坐
泉休去

馮山祐云欺敵者亡仰山云不然須知黃檗有陷虎

之機瀉云子見處得與麼長 翠峰顯云可惜王老
師祇見錐頭利我當時若作南泉待伊道威音王已
前即便於第二位坐令黃檗一生起不得雖然如是
也須救取南泉 雲峰悅云盡道黃檗有陷虎之機
南泉有殺虎之用殊不知者老賊有年無德喫飯坐
處也不依本分若向雲峰門下說甚威音王已前更
有大於王老師者直須喫棒趁出 徑山杲云何待
問他甚年行道纔入堂見他在主位便捧鉢向第二
位坐直饒黃檗有陷虎之機擬向甚處施設 寶華
忍云有收有放互換主賓黃檗固是作家不但騎虎

頭亦解收虎尾南泉更爲好手瀉山云欺敵者亡也
是火上著油仰山云須知黃檗有陷虎之機大似冷
處著把火四大老分疆列土各自稱尊全提則俱全
提敗闕則俱敗闕今日將四大老縛做一團拋向諸
人面前了也還有爲四大老出氣者麼 靈隱禮云
祇將者兩個漢放在語下作個註腳今日有坐山僧
位者麼有則山僧捧鉢便歸方丈看他作麼生合煞
彼此老來誰記得人前各自強惺惺一坑未免俱埋
卻幾個如今眼子青 龍門遠
威音王佛是兒孫王老當時開大言黃檗見機分主

伴典型千古定宗門

疎山如

明明攪動一缸屎卻把麝香燒旃旒許多香氣不曾聞渾身坐在屎缸裏

蒙菴岳

一往軍旗利今何陷不仁多因征伐熾竟虧王者倫

道隆典

黃檗一日捩拳曰天下老和尚總在者裏我若放一綫道從伊七縱八橫若不放過不消一捩僧便問放一綫道時如何師曰七縱八橫曰不放過時如何師曰普

雲門偃因僧問如何是七縱八橫門云念老僧年老

云如何是普門云天光回照云如何是天光回照門云豁齒少人知

黃檗行腳時寓大安寺因裴休入寺指壁閒畫像問僧何像僧曰高僧真儀公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僧無對公問此閒有禪僧否僧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令請相見乃理前問真儀可觀高僧何在師朗聲喚相公公應諾師曰在什麼處公有省

徑山杲云裴公將錯就錯脫盡根塵黃檗信口垂慈不費腕力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

王之無瑕雖然如是黃檗祇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
今日大資相公或問雲門真儀可觀高僧何在雲門
亦名相公公若應諾雲門卽向道今日堂中特謝供
養 天寧琦云裴相國道高僧何在分明換卻眼睛
黃檗便名相公剛把鉢孟安柄老妙喜與人錯下註
腳便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
之無瑕錯過了也天寧則不然亦名相公公應諾劈
脊便棒免教者漢向死水裏淹殺 博山奉云黃檗
因風吹火用力不多檢點將來祇有殺人刀且無活
人劍

酆城寶劍沉埋久一道寒光射斗牛不是張華辨端
的祇應千古枉掩畱

慈受淡

翰墨場中喚得回桂林昨夜覺華開暗香漏泄堪題

處散作人閒調鼎才

自得暉

花椒舖上天靈蓋邨店那來人見愛一遇耆婆顧盼

過價高從此世無賽

憨子暹

黃檗遊天台路逢一僧如舊識熟視之目光射人
乃偕行屬澗水暴漲植杖而立僧率同渡師曰兄
要渡自渡僧乃褰衣躡波若履平地回顧曰渡來
渡來師曰咄者自了漢我早知當斫汝脛其僧嘆

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

慧雲盛云黃檗當時見他渡去好向道你祇解恁麼去不解恁麼來待其轉來拈拄杖痛與一頓

道人猛利難親近漾笠中流驗作家憶昔高人何處

去夜淡和月過平沙

虛堂愚

前溪綠漲雨初晴浮笠波心掌樣平伎倆由來祇如

此放教急急奔前程

石溪月

黃檗到京行化至一家門首吟添盞聲一嫗出棘扉閒曰太無厭生師曰尚未布施何言太無厭生嫗便閉卻門師異之

千尺絲綸直下垂錦鱗潑刺上鉤時斜風細雨歌歸

去醉倒篷牕百不知

別峰印

添鉢家常乞食時柴門掩處莫遲疑白拈手段重拈

起鐵眼銅睛換卻伊

野牛平

蠅見血鶻捉鳩拳來踢報膠漆相投難提掇處轉風

流

虛堂愚

黃檗因裴相國捧一尊像跪請曰乞師安名師名

相公公應諾師曰與汝安名竟公拜曰謝師安名

翠峰顯代裴公當時便喝

徑山杲云二老可謂如

水入水檢點將來不無滲漏今日蔡郎中或捧一尊

像請雲門安名卽向道清淨法身毘盧遮那佛若云
謝師安名更向道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天寧琦云
裴公捧像黃檗安名冷地看來如阿家教新婦相似
直是好笑笑須三十年妙喜旣不能坐斷未免隨例
顛倒便喚作清淨法身毘盧遮那佛周人以柏殷人
以栗 大峩蜀云裴公謾天索價黃檗就地還錢雖
然占得便宜未免傍觀者哂且道是賓家是主家
裴相當時忘卻名被人喚著又惺惺不知未具胞胎
日誰敢塗糊此性靈 佛印元
裴公悟處絕諂譌尺水能翻萬丈波霹靂機中反活

眼鋒鋌句裏罷干戈峰頭路暫經過濃綠萬枝紅一
點動人春色不須多 湛堂淡

土木形骸權號佛呼來喚去強名誰要知個裏難安
立相國須當大姓裴 閑極雲

黃檗因南泉問什麼處去師曰擇菜去泉曰將什
麼擇師豎起刀子泉曰汝祇解作賓不解作主師
以刀子點三下

黃龍新云今時師僧往往將南泉黃檗作擇菜會卻
黃檗因南泉曰老僧有牧牛歌請長老和師曰希
運自有師在因辭泉泉門送提起笠子曰長老身

材大笠子太小生師指笠曰大千沙界總在裏許
泉曰王老師吟師戴笠笠便行

相見錦江頭相攜上酒樓會醫還少病知分不多愁
龍門遠

游刃恢恢饒有地目中無復見全牛動絃能別曲葉
落早知秋一笠藏千界一步過閻浮收虎尾騎虎頭
更嫌何處不風流 平陽恣

杭州大慈寰中禪師 百丈海嗣 上堂山僧不解答話祇

解識病時有僧出師便歸方丈

法眼益云衆中喚作病在目前不識 報慈遂云且

道大慈識病不識病者僧出來是病不是病若言是

病每日行住不可總是病若言不是病出來又作麼

生 翠峰顯云大凡扶豎宗乘須辨個得失且大慈

識病不答話時有僧出便歸方丈雪竇識病不答話

或有僧出劈脊便打諸方識病不答話有僧出必然

別有長處敢有動著大唐天子祇三人 翠巖芝云

者僧出來大慈歸方丈竝無個道理甚麼處是識病

處也須仔細 黃龍南云可惜放過當時見伊出劈

脊便打待伊知得行棒來處免見千古之下遭人檢

點黃龍今日也識病會答話忽有個漢出來掀倒禪

牀合作麼生支準諸上座請代一轉語看 天童覺
云大慈翠峰二俱作家要且祇顧目前不防腳下或
有個不識好惡底漢出來便掀倒禪牀直饒你全機
大用祇恐做手脚不辦正當恁麼時還有識病底眼
麼 保寧茂云大慈祇好依方修合自病卻難下藥
南堂欲云翠峰可使千古流芳要且未得剝絕若
據山僧見處直須打了拖出何故大海不宿死屍
平陽恣云大唐天子祇三人翠峰太煞肋胷自點諸
方必然別有長處布袋裏盛錐子不出頭是好手雖
然既已見義不爲非勇如今山僧亦識病不答話若

有僧出便乃呵呵大笑若是諸方長處座中儘有江
南客

輕如毫末重如山地角天涯去復還黃葉殞時風骨

露水邊依舊石爛斑

虛堂愚

龍馬負圖也親傳造化神龜浮沙也豈識吉凶當時

透得田單計一縱兵牛信不通

天奇瑞

霜催秋葉滿秋山古路無人鳥自還出谷白雲飛不

定數行征鴈影班班

三宜孟

興至持竿駕小舟乘風泛入五湖秋櫓聲驚起蘆花

鴈卻逐流沙過別洲

谷隱啓

大慈因僧辭問甚處去曰江西去師曰將取老僧
去得否曰更有過於和尚者亦不能將去師便休
洞山代云得 法眼別云和尚若去某甲提笠子
汾陽昭代慈云知汝力微 淨因成云者僧可謂擔
頭不泊蠅是則固是要且祇是孤生獨死漢 天童
覺云大慈合伴不著者僧不如獨行也須是恁麼始
得直饒大慈古佛也不奈者擔板漢何且道者漢別
有什麼長處 寶壽方別云某甲無者閒氣力
大慈示衆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
如行取一寸

洞山价云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 雲居膺
云行時無說路說時無行路不行不說時合行甚麼
路 洛浦安云行說俱到則本分事無行說俱不到
則本分事在 天童覺云絕是非沒踪跡相逢不識
面識面不相逢諸尊宿各有長處如今舌頭上無十
字關腳跟下無五色綫要行便行要說便說若有人
問如何是要行便行向伊道步如何是要說便說向
伊道啊

大慈因趙州問般若以何爲體師曰般若以何爲
體州呵呵大笑而出師明日見趙州埽地次卻問

般若以何爲體州放下掃帚撫掌大笑師便歸方丈

翠峰顯云前來也笑後來也笑笑中有刀大慈還識麼直饒識得也未免喪身失命 馮山喆云纔見呵呵大笑便與一掌明日問待伊大笑又與一掌大慈若下得者兩掌可謂生鐵鑄就風吹不入宗師家一等搖撼乾坤直教如旱天霹靂萬里無雲轟一聲教他眼目定動豈不俊哉要識二老麼莫怪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謁聖明君 黃龍新云趙州金鑰不辨玉石不分直饒分去也未夢見大慈在 黃龍震云般若

若非是無體二老不能知般若非是無用二老不能用若是能知能用一言可以截斷衆紛何必再三

南華曷云兩個漢祇解掩耳偷鈴不解移風易俗或有問南華般若以何爲體劈脊便打待伊眼目定動卻問般若以何爲體伶俐漢忽然踢著必定自知落處 古南門云翠峰與賊過梯古南則不然前來也笑後來也笑明眼衲僧分疎不下忽有個漢出來道古南也是與賊過梯直向道還我刀來

以何爲體呵呵笑推到當頭陷虎機鳥帶香從花裏出龍含雨向洞中歸

心聞賁

玉勒金鞍出帝都杏花冉冉柳扶蘇一鞭一步春風裏
裏蹋破狀元歸去圖

靈巖儲

天台平田普岸禪師

百丈海嗣

訪茂源源纔起迎師便

把住曰開口卽失閉口卽喪去此二途請師別道
源以手掩鼻師放開曰一步較易兩步較難源曰
著甚死急師曰若非和尚不免諸方檢點

主山高與案山低幾見雲開又合時彷彿暮霞堪對
處兩峰相似正淒迷

絕象鑑

廝撲相逢是對頭拳來踢去兩相酬中間手面交加
處鶻眼鷹睛莫可求

竹屋簡

平田因僧叅師打一拄杖僧近前把住拄杖師曰
老僧適來造次僧卻打師一拄杖師曰作家作家
僧禮拜師把住曰是老僧造次闍黎造次僧大笑
師曰者箇師僧今日大敗也

鼓山賢云平田伸縮安閒自是慣戰老將者僧前倨
後恭遭他活陷真個弄巧成拙雖然今日討者師僧
亦不可得

祖令初行亦可觀從它互換太無端幸然打著其閒
漢艸賊終來識不難

本覺一

廣州安和寺通禪師

百丈海嗣

仰山作沙彌時一日喚

寂子與我將牀子來山將到師曰卻送舊處著山
從之師復召寂子山應諾師曰牀那邊是什麼物
曰枕子師曰者邊是什麼物曰無物復召寂子山
應諾師曰是什麼山無對師曰去

高峰妙云潦倒安和用心不臧仰山命蹇爲魅所著
山僧怎麼道也是逆風秉炬

宗鑑法林卷十五

終

